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年

第一五三四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

纽约

目次

| | 页次 |
|--|----|
| 临时议程 (S/Agenda/1534)..... | 1 |
| 通过议程..... | 1 |
|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 |
|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675); | |
|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682).....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三十四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华金·巴列霍·阿维莱斯先生
(哥伦比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34)

1. 通过议程。
2.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75)；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8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75)；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82)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作出的决定，并在安理会同意下，我拟邀请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巴基斯坦、南斯拉夫和印度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由于议席容纳不下全体与会者，根据过去在类似情况下的惯例，我请上述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都了解，如果轮到他们对安理会发言，就请他们到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N.哈尔比先生(阿尔及利亚)、I.博耶先生(塞内加尔)、S. A. 卡里姆先生(巴基斯坦)、I. 亚集奇先生(南斯拉夫)以及S. 森先生(印度)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2. 奥尔特加·乌尔维纳先生(尼加拉瓜): 主席先生, 首先允许我说, 你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你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深思熟虑的天性, 使我们感到在你主持下参加会议工作是非常荣幸的。我也希望对专程到这里来参加安理会工作的赞比亚外交国务部长表示热诚的欢迎。

3. 我已经仔细地听取了有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富有启发性的发言。确实已经有了许多这样的发言,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关切的问题。它也是使联合国特别感到关切的一个根源, 而且自从安理会断定南罗得西亚问题很可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一个威胁之时起就已是如此。所以如此还因为它不仅涉及南罗得西亚人民的命运, 而且涉及人们所珍惜的那些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正义与平等的原则。我们对继续维持这样的一种制度不能不感觉到关切, 即, 由于种族的原因, 竟拒绝给一个人和他的同国人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家各个方面生活的权利。

4. 我国代表团谴责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和它的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法律制度, 并对罗得西亚人民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抱着这样的希望, 即在不久的将来能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 让罗得西亚人民得以享受其基于互相尊重和平等权利的各种体制。我国政府不承认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 也不与该政府保持任何领事和贸易关系。我们正在忠实地执行安理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5. 在听了已经参加这次辩论的代表们的发言之后, 我想没有一个代表团不同意这样的想法, 即目前在南罗得西亚不幸地存在的那种情况必须改变。我这样想, 相信不会错。我未曾听到任何人表示过与此相反的意见。而这一点应使国际良心感到满意, 尽管不应使它心安理得而无所作为。

6. 找出一项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妥善、并且当然也应是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大家的一致愿望。我们必须寻求可能使这种一致愿望得到实现的手段。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那么那些可能商得大家同意的手段和方法也理所当然会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

7. 在这里有人曾说意见分歧的结果会是自招失败, 我只能同意这种说法。最近, 种族主义者少数宣

告成立了号称共和国的国家, 这受到了安理会的一致谴责。我确信, 现在如出现分裂, 只会使这种同声谴责的明朗情景变得模糊不清。

8. 我国代表团认为, 芬兰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9709]可以统一我们的想法并导致达成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它确认了在安理会以前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所作出的决定, 并且还加上了诸如第19段(c)中所阐明的一些新的建设性的要点。这有助于我们找到一项妥善的解决办法。该草案也采纳了联合王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9676/Rev.1]中反映出来的倡议, 以及布隆迪、尼泊尔、塞拉利昂、叙利亚和赞比亚联合提出的文本[S/9696和Corr.1和2]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9. 在结束我的简短发言时, 我想强调一下, 我极愿并且也希望南罗得西亚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1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 我不希望去回顾以前在安理会以及在大会各委员会就罗得西亚问题进行过的多次辩论。我相信, 安理会也不希望我这样做。我现在最关心的, 肯定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是现在能够采取什么行动、什么有效的行动的问题。安理会应当给非洲以及给全世界发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应当是意见一致这样一个明确而强有力的信息呢, 或者仅仅是意见分歧和拚命争吵的嘈杂声的信息呢?

11. 我至为同意的一点是: 只有当我们能表明一些积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时, 我们的意见一致和协议才是有意义的。可是我希望你, 主席先生, 也希望安理会会同意, 我们现在能有一些东西、并且是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东西可说了。我们有责任把它说出来。我相信现在我们就说出来, 而且是大家一道来说。因此, 我非常热烈地欢迎我们刚才听到的尼加拉瓜代表所作的发言。

12. 我之所以不打算用很长的时间去重谈过去的争论, 是因为我希望我们能避免进一步相互指责。那些和我一起参加过以前关于罗得西亚问题辩论的人至少也得承认, 对于哪些是我国当前能够做到的, 哪些是我国做不到的, 我从来都是很坦率地说清楚的。

13. 我国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们建议并且参加了对罗得西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

这是一个基于原则和既定政策的决定。由于把它付诸实施，我们已经蒙受了、并仍然蒙受着巨大的财政损失。我们的损失的确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但是我们并不曾在执行我们已宣布的政策方面有所动摇。同时我也已坦率地说明，我们现在不能再做更多的事。

14. 向我们提出过的，又在这次辩论中重新提出的主要要求，就是要我们试图使用武力来解决罗得西亚的前途问题。我将首先谈谈这个问题。有关使用武力问题，我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在安理会第一四七九次会议上的发言：

“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是存在着激愤心情的。但是这种激愤心情，我相信，部分原因是出于缺乏了解。在我们的辩论中所作的比较，已显示出那种误解的程度。在一些发言人的头脑中对于军事和实际因素的误解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他们甚至拿南部非洲的局势与安圭拉的局势相比。这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误解。他们还在罗得西亚和其他英国殖民地之间作了比较，在这些殖民地中过去曾使用了武力，以对付骚乱或暴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罗得西亚的局势与已经提到的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局势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截然不同的。

“自从一九二三年罗得西亚成为自治领地以来，那里就没有英国军队。而且从那时起，在罗得西亚的行政当局中也没有任何英国官员。在这些方面，罗得西亚一直用自己的力量实行自治将近半个世纪了。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这并不是仅仅决定采取一个新的地方政策或是采取地方措施以维护秩序的问题，就象我们在由英国管理的殖民地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侵略的问题，对大陆中部侵略的问题。是一个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我们知道，一旦使用了武力，逐步升级就很容易跟着发生。我们知道暴力行动的结局是难以预计的。我们不能断定武力将导致什么结果。但我们知道，发动一场战争要比结束一场战争容易得多。至少我们有理由期望承认这个现实，即我们那些反对发生对抗的人，在不愿意诉诸武力这一点上，也是严肃认真的。

“在这个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责任的安理会上，我们为我们反对发动一场战争的观点进行辩护，不应被视为奇怪的或者甚至是不寻常的。我们已看到世界上如此多的暴力和武力的结果的实例，所以也许可以使我们中间有些人抱有这样的信念而得到谅解，这种信念就是不使用武力，而首先探求每一个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在和平中探求，并且探求到底。

“因为要求我的国家承担军事讨伐，因为要求英国军队挑起这场战争，所以我们有权要求与我们协商，有权要求听取我们的主张。”

我并不为我重申我们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而感到抱歉。

15. 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关于对整个南部非洲实行经济制裁的论点。对于把制裁扩展到南非和葡萄牙的建议，我曾一再向大会和安理会仔细地解释了我们的立场。关于南非，我早在一九六五年就说过：

“我们必须承认下述事实，就南非的情况而论，起码得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和战略封锁，否则不会取得所要求的结果。我们也必须承认下述事实，就我国而言，目前不可能做超出我们已经实行的武器禁运范围以外的事。我们还必须承认下述事实，以封锁为后盾来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是我们组织目前力所不及的。”^①

16. 我国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对我国来说，要和一切我们不喜歡其政策或反对其政策的国家断绝贸易关系将会意味着经济上的自杀。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拒绝自杀可能是不得人心的，但却不是不道德的。

17. 然而，考虑到我们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曾倡议并且业已执行对罗得西亚的全面制裁。我们急切希望使这些制裁更为有效。不管安理会某些理事国曾说过些什么，我并不相信，这里有任何人提出要放弃制裁。现在不是要放松的时候，更不要说放弃了。现在是要继续抓紧，而且要抓得更紧的时候。

^① 这是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第四七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其记录是以简要形式公布的。

18. 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些事实不会因为有人不希望它们存在就不存在。但它们并未为失败主义、无所作为提供论据。它们倒是为我们要在一起最仔细和最确切地考虑问题提供了论据，看我们在始终坚持决不对种族歧视让步和不对种族压迫让步的情况下究竟能做些什么。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决不应站在错误的一边。

19. 由于抱着现在能够积极地和一致地行动起来的希望，我将不对我们在这次辩论中已听到的一些发言进行答辩。在辩论中有人说了一些在我看来似乎是出于恶意歪曲的话，也许把这些话说成是出于无知要来得厚道一点。不过，对这些话追下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本着兄弟般的合作精神，我甚至将放弃我本来想对我的朋友马立克大使作全面答辩的打算。

20. 当他第一次谈到罗得西亚问题时，我曾赞扬过他，说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新东西，有许多真实的东西；虽然不幸的是，真实的东西不新，而新的东西又不真实。而现在，我要痛心直率地说出，在他最近的发言中〔第一五三二次会议〕，既没有新东西也没有真实的东西。他重复提出了许多诬告。他提出，我国政府没有充分地 and 忠实地遵守我们首先提议并一直坚决有力地执行的全面制裁。让我告诉他，没有一个国家比我国做得更多了。我们尊重赞比亚所起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因执行制裁而遭受比我国更大的损失了。而且，对于证明曾直接或通过南非或葡萄牙同罗得西亚进行贸易的公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采取比我国更有效的法律上的惩罚行动。还有，在安理会的处理对罗得西亚进行制裁的委员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比我国做了更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就可能是破坏制裁的行为曾向制裁委员会提出了将近一百份报告。我可以向苏联大使保证，当我们承担了一项义务时，我们就加以履行。

21. 不仅如此，马立克大使甚至还提出，我国实际上鼓励并支持了那个非法政权。他说我国向那个政权提供公开的支援。这样的说法，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是恰恰和事实相反的。

22. 他接着作了甚至是更为轻率荒唐的发言。他谈到什么对非洲人不共戴天的仇恨、什么奴役非洲

人民。对于我们当中曾荣幸地在非洲工作过的人们，特别是对于我们当中曾有为促进非洲的自决和独立而和非洲人共事经验的人们，这是一些极端无礼的话。

23. 在安理会中，我们之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争论，这是常有的事。可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常驻代表，而且他本人又是我们都非常尊重的，采用这种无凭无据的说法，这就无助于解决那些分歧和争论了。

24. 所以还是让我从争论转而谈谈如何积极寻求达成协议吧。让我再次请求大家达成协议。我们大家都知道，寻求达成协议是安理会的一项永久不变的职责。假如我们放弃寻求达成协议，我们在安理会就没有履行我们的首要任务。协调我们的行动和认真寻找共同点，这一直是我们的责任。我在安理会工作的时间越久，我就越认识到，在所有的职责中，这是凌驾一切的。

25. 当我们意见一致时，我们的行动就有成效。而当我们意见分歧时，我们就会助长冲突和暴虐的势力。芬兰大使提醒我们：在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罗得西亚问题上，我们过去曾一致行动过〔第一五三三次会议〕。假如我们现在发生争执和分裂，那么我们将使那个被我们大家强烈谴责的政权愉快和高兴。

26. 仅仅谴责是不够的。我当然同意曾在这里坚持这种意见的人。我不是仅仅为了要求重复过去所作的谴责而到这里来的。我曾要求在承认问题上采取行动，要求在与此相关联的留驻代表问题上采取行动。没有人曾提出，说这些问题是不重要的。这些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再说一遍，对于这个非法政权和对全世界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

27. 正如巴基斯坦代表上周告诉我们的〔同上〕，自从我请求安理会开会以来，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进展，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每一位在安理会发言的人都呼吁拒绝承认这个非法政权。非洲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S/9696和Corr.1和2〕中写上了同样的呼吁。芬兰大使也是一样。在这一点上已经完全清楚，我们是全体一致的。

28. 同样重要的情况是：随着提出拒绝承认那个政权的呼吁，在留驻代表的问题上也已采取了明确的行动。在我国政府去年六月终止在索尔兹伯里派驻代

表以后，已有九个国家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我对比利时、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士和美国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敬意。这是对我们的呼吁的一种最受欢迎和最引人注目的响应。我们关于现在和将来都不开承认那个政权的口子的呼吁被采纳了。那是我们的目的，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

29. 但我从未表示过，仅仅采取拒绝承认那个政权和终止向它派驻代表的行动就已足够了。

30. 我以最大的敬意听取了芬兰大使的建议。他的才智和首创精神对安理会是极为宝贵的。我谨向他以及安理会的其他代表保证，一如既往，我们现在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寻求我们能同意的并力所能及的行动。我们现在就准备这样做。

31. 最后让我谈一点，我自己从不把个人的考虑带到辩论里来。我们都是代表我们的政府说话而不是代表我们自己发言。但是有人在这次辩论中提到了某些与个人有关的话。叙利亚大使惠然引用了我几年前写的一本书中的话〔第一五三二次会议〕。我感到过奖了，并为他的对于作品的高度鉴赏力表示祝贺。但是为了回答他和其他人关于我所说的话，让我重述一次我在安理会以前说过的一段话。多年前我自己曾在北非和西非工作过，并且我在一段时期卷进了南部非洲的问题。我不会忘记，我曾一度荣幸地被秘书长指定在这些问题上同其他人一起提出意见。正如赞比亚国务部长所提醒的，在那以前我已辞去了驻这里的大使的职务，那是因为我当时和我的政府意见不同。我对于在罗得西亚未来的制宪问题上是否需要征求全体罗得西亚人民的意见这一点，持有不同的意见。假如当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那就好了。

32. 也请允许我证实一点，即我会宁愿毫不犹豫地再次辞去我的职务也不愿与任何不体面的、违反协商和征得同意的原则的解决罗得西亚的办法有所牵连。但也请允许我说，我自己并不反对我曾维护的两个主要决定，即：关于联合王国现在不能派遣一支军队到南部非洲去发动一场战争的决定以及关于现在联合王国不能认为有理由针对整个南部非洲进行一场经济战的决定。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些都是严峻的事实，

严峻的决定。但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正视的事实。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尤其是我，都不能回避这些事实。

33. 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对于一些人因受挫折而语带火气甚或因不耐烦而口出怨言，我并不抱怨。的确我也常常有同感。现在不能提倡采用一些激烈的和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帮助南部非洲人民走向自决和自由，这即使用最温和的话来说，也是一件使人感到苦恼的事。但值得一提的是，我要向那些愤怒怨恨的人进一言，而且我是十分诚恳地这样说的，假如我们现在在联合国这里意见分歧，不能协调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将不能为南部非洲的人民谋利益。就我看来，在目前，我们必须满足于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并保持一个对付我们所反对的祸害的共同阵线。

34. 我意识到，我所说的话可能会被误解或误传。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我切望我所说的话能受到注意，因为我向你们保证，我所说的都是出于诚意的。

35. 我再回到我早先说过的话，即关于我们现在能采取什么有效行动的问题。只要我们最终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对于作出决定将采取什么程序和方法的问题，我并不十分在意。重要的是目的而不是方法。我尤其要再次力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并且一致行动这些论点。主席先生，上面所说的正是你曾明智地倡议进行协商的目的。我相信，在我们一致的合作下，这个目的将能达到。

36. **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听到你用我国的语言发言，使我感到自豪和满意。这诚然不是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它不过是许多纽带之一。先生，看到你如此出色地代表哥伦比亚，主持着联合国这个崇高的机构，这不仅值得为安理会各理事国庆贺，也值得向你本人道贺。尽管你过去曾担任过许多公职，目前这项职务实质上是对你的崇高品质和你主持我们的辩论时表现的干练才能表示进一步的赏识。主席先生，在你履行你的职责时，你定将得到西班牙代表团的合作。

37. 我还想对布隆迪的特伦斯大使本年一月间领导我们辩论时表现的老练、灵活表示欣赏。我同样也想在这时向中国代表致以衷心的祝贺，因为他曾静悄

悄地作出努力而使我们免除了几次安理会会议，从而能够准备好我们目前的这次会议。

38. 赞比亚的外交国务部长这次参加我们的审议。我国代表团对他在这次重要辩论中正在作出的贡献致以热忱的谢意。

39. 细心听取了参加讨论的各位发言之后，我国代表团得出结论，认为在安理会各理事国面对英国移民在南罗得西亚造成的可悲局面所采取的谴责态度上，看来意见是一致的。前面许多位发言者，特别是赞比亚的外交国务部长，已给我们描述了那种悲惨境地。津巴布韦人民在这种境地下，被一个民族事实上剥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个民族是被人为地移入和定居在并不属于它的土地上的。国际社会对这些事实不能继续漠不关心。在罗得西亚的那些移民者为了使他们在那块领土上的地位合法化而采取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行动，发表政治宣言、制定宪法和举行公民投票，都是没有意义的。向篡权者本身征求有关他们和管理国一手造成的殖民地局面的意见，这是骗不了人的花招。

40. 联合国曾宣布我提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行动是违反宪章条款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的，因此绝不能成为任何合法地位的根据。

41. 显然大家也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来终止这个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尽管对于这种措施的范围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意见几乎一致地倾向于赞成加强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安理会第 253(1968) 号决议里规定的制裁。西班牙政府已严格认真地执行这项决议的各条款并仍然确信这个政策必须保持下去。

42. 但是，对所涉及的责任范围却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关于这点，我国代表团去年六月〔第一四八一次会议〕就这项议题发言时曾指出，主要责任应由作为管理国的联合王国来负。在罗得西亚造成的局面是英国的殖民政策的结果，这种殖民政策是以今天在这个分离主义政权下继续生效的各项法律为依据的。联合王国应对容忍在罗得西亚的英国人少数的态度负责，这些英国人少数对津巴布韦人民继续保持着以种族歧视和蔑视人的意义和价值为基础的统治，而津巴布韦人民是对该领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

43. 我国代表团已提请安理会注意，英国所持的态度和它以前所说的话不相符。它以前声称，如联合国宪章所载，人民的福利是“至上”的。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受到维护的又一次是那些适合人为地移入的英国人少数利益的东西，而与被剥夺了自由或领土的各民族的合法权利背道而驰。

44. 除了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因果关系的责任外，还有其他方面。联合王国代表曾对我们说，他的政府正在严格认真地实施安全理事会所议定的制裁，从而逃避对制裁政策的明显失败应负的一切其他责任。但据我国代表团看，应该根据宪章的上下文把制裁政策理解为向同一目标不断前进并不断加强的过程，这个目标就是终止一种按宪章条款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局势。索尔兹伯里政权看出，这个制裁是有限度的，因为联合王国看来不准备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支持，索尔兹伯里政权是不难抵挡经济封锁的。

45. 在这次辩论过程中，许多代表团提到在类似的情况下，我相信我记得在这方面听见提到过北爱尔兰和安圭拉领土的情况，联合王国曾诉诸各种办法来保持它的权力。发生过许多次众所周知的情况，与无疑是为联合王国政府的目的服务的政治决定相配合，还加上了英国海军示威。

46. 鉴于我以上所说的一切，我国代表团虽然欣赏英国政府为寻找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作出的努力，认识到有些政治性的困难使英国政府不能实现自己作进一步努力的愿望，但我们认为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由于内容不够充分，将无助于解决这场严重的冲突。我们出于方便英国政府本身工作的愿望，认为把着眼点集中在对罗得西亚的直接责任问题作出一项决议，而不是减轻这一责任或将其推给别的国家，这样才能反映世界舆论的呼声，会使英国政府有可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解决这一争端。

47. 主席：德皮涅斯大使对主席过誉的话使我非常感谢。

48. 我现在想通知安理会，我刚接到沙特阿拉伯代表的来信〔S/9710〕，大意是说他希望被邀请参加这次辩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异议，在安理会同意下，我建议邀请这位代表来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49. **主席：**现在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5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能在你主持下的安理会上发言，对我实在是荣幸。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早春时候。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一向在各个季节里产生大量决议和各种各样的文件，从而使人想到春天嫩枝上新叶繁茂的景象。

51.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已诺言充斥。我们需要的是能化为行动的诺言，从而使我们不致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笑柄。我们在联合国，不论是安理会或大会，经不起再搞白费力气的事了。我们应从国际联盟的垮台里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向国际联盟学到什么东西，我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受到创伤，因为对本组织的信心正在丧失。

52. 假如除本组织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办法，人们也许会试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复杂问题，借以自慰。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除这个组织外别无他择。假使它垮台，我们就跟着垮台；整个世界也将跟着垮台。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冒昧发言，警告大家：很可能时间不多了，我们应留意不要由于我们在安理会和联合国总部玩弄辞藻和自我陶醉而跌入深渊。

53. 我们正在被习惯势力把自己同全世界隔绝开来。我们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当中有些人接到某些指示。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正在变成全世界政治家机器里的齿轮。人们可能要问，这一点跟我们目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事情的关键在于联合国是否能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抑或让我们继续夸夸其谈地作冗长的空论，从而如我所说失去全世界对我们的信心。

54. 南罗得西亚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们经不起再去兜售那些不能履行的诺言了。我曾很细心地倾听安理会的讨论和阅读记录。我对我的好朋友，联合王国的代表表示同情。当第四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时，我曾一再提出，人们不能要求联合王国去做它也许不能够做的事。

55. 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对联合王国的意图抱有

怀疑。不幸的是，象其他几个欧洲大国一样，联合王国曾在一个时期拥有一个庞大的帝国，而南罗得西亚就是这个帝国的残余之一。这使我们起了疑心。我不充当联合王国的辩护士。

56. 我年青的时候虽然不象卡拉登勋爵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但也曾在我的地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尽了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无论在哪里发现殖民主义，只要我还有那个体力，我就仍然要跟它作斗争。但不能期望联合王国把自己搞垮。我相信英国政府也不打算由于国内大多数白人的情绪而垮台。我每年都访问联合王国作实地调查旅行，不是同政府谈而是同我在那里的许多朋友交谈。那些朋友都是我在二十年代后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里认识的。这些大多数白人将推翻任何派军队去和南罗得西亚打仗的政府。

57. 当然，我的话说得直了一些。卡拉登勋爵将以他那种很策略的方式来谈问题，再用他的口才和辞藻加以修饰，间或穿插几句减轻悲剧气氛的玩笑话。联合王国白人的那种情绪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他们确有这种情绪，他们可能有偏见，他们也确有偏见。但安理会是否认为唯独他们有偏见呢？不，先生，即使在我们那部分世界里我们也有某些偏见。

58. 但是，说到这个特定的问题，假使联合王国政府向伊恩·史密斯及其同伙发动战争的话，它将在一夜之间垮台。因此，我的非洲和亚洲的兄弟们，由于我们在提出决议案希望能通过安理会做些事这一点上是团结一致的，排除了由联合王国来进行任何武装干涉。

59. 当大英帝国崩溃，当它倒得那么猛时，我是多么愉快，英国人民是多么幸运！邱吉尔先生在他离开人世之前看到了这个帝国的结束。我们大家当时都感到自豪。英国人民今天多么幸运。没有谁比在座的那位先生卡拉登勋爵更应该受到赞扬了。正如他所说，我也记得，他在为某些非洲人民的解放而斗争时曾反对过他的政府。

60. 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上帝不指望任何人挑他所挑不起的担子”。因此我有时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非洲朋友和一些亚洲兄弟由于错以为联合王

国仍拥有一个帝国的力量而苦恼。那个帝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别指望联合王国还能做些什么，而且我说，这对联合王国的人民来说是件幸事。他们不再有什么负担了。不再有人硬把权势文饰为白人的负担，和诸如如此的——借用我在这里学到的一个美国说法——胡说八道了。

61. 因此，有时候在看到联合王国受谴责时，我实在感到痛心。我说的是真话。也许它能够多做一点事，也许应当多做一点事。但这种责任是外加在联合王国身上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把责任加在谁身上呢？我们应当找出一个答案，否则我就是玩弄辞藻、玩弄演讲术，而不说明任何问题。

62. 我将如我所说，按照非正统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整个历史上，权力这个衣钵总是要落在某几个国家手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权力的衣钵碰巧落在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手中——我想叫它“俄国”，这样称呼对我比较顺口。我要向安理会透露，四、五年前我曾积极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跟我的美国朋友谈过，我跟我的苏联朋友——如果象我这样一个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也谈过。我在他们双方都有朋友。我发现他们两方面都承诺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我交谈过的是些光明正大的人，他们开诚布公。他们是真的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居住在美国的人毕竟都是在某一个时候由于种族原因受到迫害、并由于他们的人权遭到践踏而从欧洲逃出来的。

63. 因此美国反对种族歧视并不是不自然的。虽然我必须说，随着岁月的变迁，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对待不是纯粹的白人总是摆出——我怎样说才好呢？——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架势。说明白些，他们是反对黑人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因为这个国家里的民权运动是应受称赞的。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黑人有二千五百万之多。但我相信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因为那些黑人毕竟跟亚伯拉罕·林肯和华盛顿一样都是美国人。假使他们说黑人不是美国人，那么就只有被置于保留地的印地安红人才是美国人了。可是我相信民权运动正在取得极大的进展。

64. 我们再谈谈苏联。它是许多共和国的联合体——我相信总共有十六个。苏联人民中有蒙古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各种各样的肤色。据我所知，并在同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我不认为在苏联存在有基于肤色的歧视。

65. 还有，双方都持有反殖民主义态度。我们知道美国过去是个殖民地。美国只是在一七七六年才获得自由或解放的。我们不必深谈俄国的历史。但我们向赫鲁晓夫先生致敬，因为他提出了著名的反对殖民主义的第1514(XV)号决议。^②两国都拥有权力。两国都反对种族主义，都反对殖民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怎样运用他们的权力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正在给那些不被允许行使自决权的人民带来正义呢？我认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试图这样做。但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不愿意有对抗。我又回到我四、五年前的会谈，一些机密的谈话上来。这些谈话现在不再是什么机密了。四、五年过去了，整个情况好象一份中断了的记录。那位俄国的代表——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这还是在我们的朋友马立克先生回到我们这里之前，我有幸认识他已有二十年了，并引以为快事——和莫斯科联系了以后，回答我说：“我们是同情南罗得西亚人和非洲各民族人民的，但简单明了地说，我们不想有对抗，因为对抗可能意味着引起战争。我们都在联合国，我们经不起一次原子弹满天飞的战争——整个世界将被毁灭。”

66. 一位态度非常认真的美国人，我不想说出这位美国先生的名字，毫不含糊地告诉我，这是一个应由联合王国负责的问题。在美国，人们把这叫做推卸责任。那时联合王国，我想当时卡拉登勋爵还没有来到这里，正尽力寻找解决办法。它施加了压力，它谈到了制裁，它谈到了许多办法，但不幸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67. 君何去何从？往何处去？两个超级大国不想有对抗，于是没有行使自决权的人民便被“撇在一边”。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我现在不是谈东南亚，难道没有什么办法让两个超级大国达成协议，必要时采

^②《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会议，全体会议》，第八六九次会议。

取严厉措施，——我这里决不是在建议它们使用武力——来制止伊恩·史密斯和非洲那一部分地区的其他种族主义者吗？什么严厉措施，我后面再谈。

68. 顺便说一句，在这里，我不想提及葡萄牙，因为葡萄牙不是种族主义国家。我有些亲戚在巴西，且别忘记，巴西过去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你不该把葡萄牙人和伊恩·史密斯混为一谈：葡萄牙人可能是殖民主义者，这不错，但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同异族交往杂处，同异族通婚，并且不自以为了不起。他们不会象北方的某些人——不是所有的北方人——那样，相信上帝为他们塑造了一个模型，然后又塑造了几个别的模型。我作为一个阿拉伯人，不知道属于哪一个模型。这不过是几句插话。

69. 如果苏联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取得一致的话，有几种办法可供他们选择。他们应当通过联合国，同意在人力可能达到的范围内训练一些非洲人，环绕罗得西亚建立一道真正的封锁线。比如说在赞比亚以及其他相邻的国家，应派驻联合国警戒部队，由苏联和美国资助和提供军官或顾问。

70. 为什么他们派顾问到远东去？我只听到过派顾问到南越和北越去。为什么他们不通过联合国派顾问去组织和建立对非洲种族主义者的封锁线呢？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非洲人和亚洲人太弱，他们没有可资运用的力量。好吧，我们是联合国会员国，我们拥有权利，正如他们也拥有权利一样。为什么不在这里通过联合国行使那些权利呢？

71. 这是不使用武力的一个办法。我有一次说过，假如不必付出许多生命和财富的代价的话，武力是可以使用的。其办法是训练伞兵部队，以便突然袭击政府大厦，围捕种族主义分子，给他们穿上拘束衣，检查他们的神经，但不虐待他们。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还搞这样的种族主义，他们想必是还生活在中世纪吧。但我肯定他们是不会照这个办法做的。在他们互相劫持时他们会使用武力，在互相搏斗时他们会派军队进入欧洲，他们会派伞兵部队进入欧洲。我听说有许多伞兵部队曾在敌后降落并表演了许多惊人的技巧。连墨索里尼都是被伞兵部队劫走的。为什么他们不使用伞兵部队呢？他们是不会使用这种部队的。这

就是我谈到建立某种封锁线的原因——我并不是对我们面前这个决议草案里的各种制裁和其他措施都不赞成。

72. 然后，应由联合国带头，与其全体会员国一道，不是仅仅靠这两个大国，去教育南罗得西亚的白人。要他们认识自己对黑人兄弟——如果他们愿意称黑人为“兄弟”的话——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毕竟彼此同是人类，而且自己一直是那里的殖民主义者；那些白人是从外面来的，他们不是土著。但非洲人将容纳他们，我猜想非洲人除了容纳他们之外别无他法，但是非洲人不会甘愿由于自己的肤色而受他们的歧视。

73. 联合国新闻厅可以加强。可以拨出更多的款子来充实预算。而且要为罗得西亚和非洲其他实行种族主义的地方制定一个方案来开导那些白人，使他们知道世界的发展变化，并向他们灌输联合国的原则和崇高理想，不要让伊恩·史密斯及其同伙用白人是超人这种思想对他们进行洗脑。

74.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需要经费。联合国的预算现在有困难。为什么有困难？我们每天都听到在东南亚报销了每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用来打仗杀人的飞机。金钱处处用于战争。为什么不在这里把钱花在有益的事业上呢？联合国新闻厅必须加强。我们必须制定为向南罗得西亚和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和黑人进行教育的方案。聘请广播员等等都是要花钱的。

75. 我不是个技术员，但我想他们是可以“偷听”那些广播节目的。“偷听”是个会引起人们觉醒的玩意儿。为什么我们不听一听呢？当我谈论这个计划时，当我说应当派些象一度曾派往俄国上空进行侦察的那种飞机，我想不起它们叫什么名称，去南罗得西亚上空散发教育传单时，有些人说大多数黑人不会阅读和写字。那么就让我们的日本朋友每年捐赠约二万架半导体收音机，用降落伞空投到南罗得西亚去，使那里的人民能得到这些收音机，把它们藏匿起来，并收听世界各处发生的事情。

76. 办法是很多的。有志者事竟成。有许多巧妙方法可以让人干出点名堂来，而不只是每人来到这里宣读一通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了事。联合国现在连作为一个辩论团体也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了。我们需要

采取某种激烈的办法，需要对联合国承担了义务的人们干出点事来。我是对联合国承担了义务的，但不是唯独我这样。我的许多同事都对联合国承担了义务。我们认为联合国是超越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之上的。不然，我们何必在这里当会员国呢？

77. 这是一些零散想法。现在我不打算细谈什么计划。我希望我现在播下的几粒种子，将来能发芽并长出些东西来。我敢打赌，明年此时将有人来到这里就同一题目发言并提出类似的决议草案，结果毫无下文。现在有两个世界大国。它们应当振作一番做点事情。现在东南亚有战争。两个最强大的大国之一派出了五十万军队，据说是为了同一种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的传播作斗争。可是他们在这里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饮酒、进餐、喝鸡尾酒。我说“据说是”，因为那个国家是个小国。它们不让它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不是指控任何人，但我有发言权。我总是个亚洲人，在我所在的那个地区，一个外来民族正在以某些西方大国的代理人身分打仗。我们那儿是个棋盘，但棋子不是木制的而是人。我们是棋盘上的兵卒。为什么在东南亚可以有五十万人，但一谈到南罗得西亚时他们就说无能为力了呢？他们为了不触动伊恩·史密斯及其同伙一根毫毛找出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坐在这个马蹄形桌子周围说这种话，是要骗谁呢？这个马蹄形不再表示幸运了。我们在这里欺骗谁？骗我们自己吗？这里有些人处在一种容易上当受骗或者沾沾自喜的地位，但世界各国人民更加重要。宪章开头第一句是：“我联合国人民”而不是“世界各会员国”。不要以为我生气了。这是我的作风。我内心是非常冷静的。但人们实在是应当生气。

78. 卡拉登勋爵提交了一个决议草案 [S/9676/Rev.1]。如果他允许的话，我想提请他注意这个决议草案中的某几点——假使我没记错的话，我已经提请过他注意这几点了。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把问题弄得明确一些，为了指出他的草案如何为某些方面的利益效劳。但我确信，在卡拉登勋爵方面这并不是故意的。我要说的就是第2段里“敦促”这个词。这一段说：“……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阐述的各项原则，敦促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各国按此行事”。从何时开始我们曾敦促过非联合国会员国呢？我曾为了人权哀求上天，我

们应向所有的国家呼吁，不管它们是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的成员国。在后头的文字中提到专门机构是一种为了给那些想把我国所不承认的某些国家包括进来的人留后路的条款。不过这是题外话。我们这里是联合国。我们怎能敦促呢？我们可以请求。在有益的事业上我们应向世界各国人民呼吁，不管他们是不是这个叫做联合国的俱乐部的会员国或专门机构的成员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做是前进了一步。但我所要说的是，我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被通过，但我认为“敦促”这个词应改为“请求”、“呼吁”或其他类似的词。如果我对英语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敦促”这个词略含“促使行动”之意。当对我们合适时，我们就敦促它们。如果对我们不合适，就把它抛在一边。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每当我在第三委员会或其他地方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并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请求时，经常有人来找我并纠正我的请求，说这个请求只应向会员国提出——或者，如果它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也应是专门机构的成员国。我看现在是前进了一步。我们正在使本组织普遍化。我希望不仅在这件事上，而且在一切事上都应如此。

79. 假使在我的直率态度里有些粗鲁生硬之处，我表示歉意。但正如我曾多次讲过，在联合国和在它的所有机构里，我们说话应当心口一致。我们时常采取十九世纪的外交手法，说的不是心里想的，或心里想的口里不说。现在已经是时候，应使联合国成为向全世界大声讲话的讲坛，而不再是在接待室搞谈判的场所。现在已经是时候，应使全世界都听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切。这里不应成为一直被滥用的调和意见或协商一致的俱乐部。有一个时候我曾觉得否决权坏透了。有时我又为否决权而感谢上帝，因为协商一致有时是起破坏作用的，虽然并不总是如此。在求得协商一致中，每人都照顾自身的小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小圈子——涉及圈子以外的人的权利时，这些权利便被抛进了东河。

80. 我们的兄弟、卓越的赞比亚外交部长的发言 [第一五三一次会议] 实在使我感动。他不仅说出了他的思想，也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他到这里来是为了表达非洲人民的感情，非洲人民的内心思想。我能和他一起有身受之感，因为我懂得在外国统治下生活是

怎么一回事。我们的一位朋友说，“他是个好人，但易动感情。”情感是他还有生气的健康标志。他是在表达自己人的感情，不单是他本国赞比亚人民的感情，还有其他仍在受压迫的非洲人民的感情。当我们一个亚洲人或非洲人发言时，人们有时拿我们开玩笑，仿佛我们不过是一些小孩子。在文明和文化上我们把大多数欧洲人看作孩子，而在美国这儿他们简直是婴儿。如果说我们没有力量可资运用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是人，我们没有头脑，我们没有谦逊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谦逊地而不是象那些拥有力量的人那样目空一切地、装得神圣不可侵犯似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

81. 我暂不详谈我的计划。从现在起到大会召开的这段期间里，假使我仍在这里而联合国也如我所期望那样依然兴旺的话，我将和我的许多同事商量，希望能想出一个办法走出这个已成为世界笑柄的只大量产生文件的死胡同。我们务必使我们的言词转化为事实、转化为行动，而不要成为空谈，成为只谈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长篇大论。

8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安理会辩论南罗得西亚问题期间，在这段比较短的时间内，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对苏联代表团的发言表现出极度的紧张不安，这是第二次了。而苏联代表团的发言是坦率的、真实的、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的。英国代表的这种反应已经屡见不鲜。他在发言中竟然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发言上，对叙利亚代表和赞比亚外交部部长的发言只是一提而过，对此，我们当然感到不胜荣幸。我们被放在第一位，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认为卡拉登勋爵在答辩中的恼怒口气是一种健康的迹象，说明我们正确地评价了联合王国在已经降临到津巴布韦人民头上的这场悲剧中所起的作用。津巴布韦人民现在正受当代白人帝国主义强盗和种族主义者的摆布，这是联合王国所推行的那种政策的恶果。这种评价和我们得出的总的结论同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塞内加尔、波兰、叙利亚、尼泊尔及巴基斯坦代表在同一问题上的发言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压倒多数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都断然谴责联合王国在罗得西亚问题上的政策。因此，卡拉登勋爵把我们

的发言当作他答辩的靶子使我们感到极为满意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队伍的一员。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列里，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攻击都阻挡不住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83. 卡拉登勋爵说他不作全面答辩，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倒真希望他作全面答辩，而他却漠视了我们发言中的两个基本论点。他不作全面答辩却进行了概括，这就歪曲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知道他不喜欢我们对联合王国政策所作的批评。真理伤了人。但是同时，我们注意到非洲各国的代表在上次讨论罗得西亚问题时以及在目前的辩论中都引述了我们的发言。因此，就有两种真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种族主义的真理和那些正在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战的人的真理。

84. 在制裁问题上，卡拉登勋爵明显地歪曲了我们的发言。我们说，在制裁委员会里最活跃的成员就是联合王国的代表了：他大喊大叫，出示文件，列举违反制裁的事例。因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联合王国代表在制裁委员会的工作中的积极方面，然而我们所作的政治评价仍然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叫喊，也可以说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做法，其目的就是要转移视线，使人们看不到事实真相——事实是，联合王国仍然拒绝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在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的叛逆政权。那就等于支持该政权。

85. 我极为注意地听取了我尊贵的朋友巴鲁迪先生的发言，但我不能同意他说什么联合王国是那么地虚弱、那么地无力，以致它对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的叛逆政权无能为力。那是对形势提出的一个错误的假定和错误的估价。我深信如果联合王国有这个意愿，它是可以把巴鲁迪先生发言中所建议的那些对付该政权的措施付诸实施的。但是，这得有什么要求呢？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要求联合王国得有这样做的意愿，然而它却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要求。那就等于支持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的种族主义叛逆政权。这些就是事实，这就是真实情况。

86. 联合王国是有能力的。它完全不是那么没有力量。尊敬的布隆迪代表在这里给我们举了些事

实，说明联合王国是能够迅速解决一个它认为是处于叛逆状态的政权的。如果它想要做，在罗得西亚问题上它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它缺乏这种意愿。

87. 卡拉登勋爵不喜欢我们说南非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垄断集团极端仇视非洲人。但事实是那些垄断集团和名副其实的头号仇视非洲人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进行兴旺的贸易。那些帮助仇视非洲人的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人就这样也是仇视非洲人的。为什么还要争辩说情况并非如此呢？卡拉登勋爵认为并不是这样，但我们深信确是这样：谁帮助杀人犯，谁就是谋杀案的同犯；谁帮助种族主义者，谁就是种族主义的帮凶。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两种看法。但卡拉登勋爵有他自己的看法，那就让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吧。

88. 我们的发言提到联合王国有一项用于对付反叛分子的“叛逆治罪法”，如果它有这样的意愿，它也可以援用该项法律去对付南罗得西亚的反叛分子。卡拉登勋爵却无视我们所说的这一点。卡拉登勋爵也无视我们的发言中涉及的在南罗得西亚的投资情况。我们在发言中曾提到大家正在纷纷关闭在南罗得西亚的领事馆。这当然是一个积极因素，但是舍此还能做些什么呢？世界舆论的力量，大约四十个非洲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研究这个问题的呼吁所反映的非洲团结的力量，迫使欧洲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关闭了它们在南罗得西亚的领事馆。这是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所带来的一个积极成果，但这是不够的。

89. 苏联代表团声明，这一关闭领事馆的浪潮应继之以从南罗得西亚经济中抽出投资的浪潮，那些投资的数目是非常可观的。根据今天我才从美国报刊上看到的最新统计，美国在南罗得西亚拥有价值约五千五百万美元的投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官方统计表明联合王国在南罗得西亚拥有价值二亿英镑的投资。我相信从南罗得西亚抽走这么一笔巨款会动摇那里的非法政权的根基。但是并没有这样做，而这就等于支持了该政权，卡拉登勋爵。你为什么指控我们歪曲事实呢？我们的发言一向是以具体事实为根据的，而这些恰恰是事实。如果西方各国在关闭了它们的领事馆以后再进一步，抽出它们的投资，那对非法叛逆政权会是一个真正的打击。但是并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就等于支持了该政权。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说的，我们将继续这样说。你咬文嚼字大谈什么“老”和“新”，那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也是回避不了的。

90.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直率地向联合王国代表提出下列问题是适当的：联合王国是否打算从南罗得西亚经济中抽回它的二亿英镑呢？这是要害。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指控我们歪曲事实，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91. 卡拉登勋爵也有意回避关于南非和葡萄牙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世人都知道，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葡萄牙和南非是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的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既不是你卡拉登勋爵也不是我创造了这样一个专有名词：“非神圣的三角同盟”，即由葡萄牙、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组成的非神圣同盟。葡萄牙和南非是不是在援助南罗得西亚？是的。这一点连你也无法否认。它们是南罗得西亚的盟友吗？是的。这一点你也不能否认。它们是不是在同南罗得西亚进行贸易？是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甚至连你，卡拉登勋爵，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是谁在援助南非？是谁不仅保持、而且还在扩大和该国的经济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引用过统计数字。那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联合王国。这里有一些官方的统计数字，联合国秘书处种族隔离问题小组把这些统计数字编进了一项题为《在南非共和国的外国投资》^③的文件中。这些统计数字见该文件一九六六年底西方国家在南非共和国资本投资情况的部分。投资额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五十三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对南非这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国家，超过五十亿美元的投资确实是一笔巨款。有代表在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乐意让人在它的经济中投资五十亿美元。那会极大地推动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联合王国在南非共和国的投资高达三十三亿一千三百万美元，也就是说占总投资额的一半有余；美国的投资为六亿九千七百万美元。显而易见，这是对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援助，这一点当然是任何人都会否认的。南非种族主义者正在帮助南罗得西亚。当然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这一点不仅

^③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I.K.8。

无人否认，而且已在一份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得到了确认。我手头上就有为执行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第 253(1968)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简称为制裁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我现在引述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发表的这份报告[S/9252]的第 45 段：

“委员会根据它所掌握的全部事实谨此声明：南非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第 253(1968)号决议的条款，继续同该非法政权保持密切的经济、贸易和其他关系，继续允许南罗得西亚通过南非和殖民地莫桑比克的领土、港口和运输设施自由运出货物。”

92. 这是一份对那些正向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提供直接援助的国家的起诉书。谁正在帮助南非种族主义者呢？这也是一清二楚的。看一下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在南非共和国的投资的第一份联合国正式文件，就很清楚了。

93. 请问卡拉登勋爵，苏联代表团在什么地方歪曲了事实？这里有正式统计数字——联合国发表的正式文件。你有什么权利说苏联代表团在歪曲事实？请证明这一点。我在用事实、文件、引文和数字证明我的论点。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94. 为了掩盖这些事实，回避这些事实，卡拉登勋爵求助于咬文嚼字。但是这也不能给他帮多少忙。

95. 我连谈都没谈联合王国和南非之间的巨额贸易哩！它们之间的贸易额已达到十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逐年增长。南非若无其事地把来自西方国家的商品转给南罗得西亚，支持那里的种族主义者。那里有一个你们的非法叛逆政权，而你们就是这样同它斗争的！

96. 关于卡拉登勋爵所代表的国家目前立场的实质，我们将在就安理会受理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再行评定。

97. 亚非各国代表团、亚非国家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已经提出他们的决议草案[S/9696和 Corr. 1和 2]。我愿提请各位注意它的第 8 段和第 9 段。第 8 段写道：

“谴责葡萄牙和南非政府以及其他帝国主义

国家……”——我重复一下，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文本里是什么就称什么——“违抗安全理事会决议向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提供援助，并要求南非侵略者的军队立即撤出津巴布韦领土。”

这是以我已经提到的制裁委员会的报告为依据的。

98. 第 9 段写道：

“决定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国应对南非共和国和葡萄牙实施第 253(1968)号决议及本决议所列措施”；

换句话说，就是应对南非共和国和葡萄牙实行制裁。我们将看到联合王国代表对这些段落和这项决议是怎样投票的。这将说明问题，它将告诉我们联合王国到底在帮助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还是真的打算帮助非洲和津巴布韦人民摆脱种族主义暴政而赢得自由。

99. 从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正在联合国和全世界面前受审。它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任何人，即使是一位英国勋爵，都无力改变这一无情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00. 主席：名单上要在本次辩论中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过言了。因此，我现在将以哥伦比亚代表的身分发言。

101. 在开始谈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之前，我想向安理会理事国提出一个或许可供今后考虑的颇关重要的问题。

102. 在引导这次辩论和进行各种磋商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个问题上，要在思想上把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态度分开而以安全理事会主席身分完全不偏不倚地行事，这是有点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做到不偏不倚，我希望各理事国代表或已看出这一点。但我想把这个问题提供给理事国代表们思考一下，而并不是现在就要提出解决办法。

103. 因为是主席，我被要求最后发言，这就使我无须深入讨论其他代表团已经充分阐述过的那些细节。但是，我想清楚地阐明哥伦比亚的立场。

104. 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对我们当前这个问题

所作的发言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提到了一个相同的要点，这一点我不能不加以强调，它也不可能不受到注意。安全理事会已一致表示断然否定索尔兹伯里政权所进行的冒险，并已谴责了这种局势：它与正义背道而驰、为联合国主要致力维护的较崇高行为准则的体系所不容，并且当然也同民族自决原则相抵触。

105. 就我们自己而言，出于我国立国以来就存在的那些原因，殖民主义和由一个种族主义者少数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人的任何倾向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我们最强烈的斥责。这是我们过去的立场，我们现在的准则和信念，而且它将继续是我们将来的态度。

106. 虽然提交安理会审议的各决议草案包含着某些明显的和必要的特色，然而它们同我国代表团的姿态并不完全一致。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一个致力于同一目标，但同时又可能赢得广泛支持的文本。在世界的心目中，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用说，即使这样一个文本，其收效如何也取决于那些意识到本身的国际义务的国家的决心。如果不献出善意和真诚合作，这个问题，而且一般说来，所有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都不会找到一种符合正义的解决办法。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负有一分责任，责任轻重当然有所不同，但责任的由来及理论上的根据则无疑是同一的。

107. 如果这两项决议草案在安全理事会上都不能通过，那么我认为，我们应继续努力，以便订出某种尽可能取得一致支持的方案。

108. 现在作为安理会主席，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他请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10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急欲就程序问题向安理会发言，并有意避免力图对苏联大使进行答辩而拖长安理会的开会时间。我现在就不打算进行答辩，只想明确地告诉他，自施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之日起，我国就没有再向那个非法政权或罗得西亚本身输出资本、货物、同它进行贸易往来。这些是我要请他记住的事实。

110. 谈到程序问题，我想向安理会提出一个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我回到我曾提出过的主张，即作最大限度的努力以达成协议并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能够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而采取最有效的行动。为

此，我们应当注意安理会多年来所确立的原则，即在进行表决之前，我们全体代表应能获悉全部事实以及从事表决前必须加以考虑的所有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有点资格说话，因为我是决议草案之一的提案人，我在这次审议开始时向安理会提交了该决议草案〔S/9676/Rev.1〕。

111. 我们都知道，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共同磋商，设法在我们之间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意见。因此，有好几个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提出这份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虽然决不想把它当作是不可改变的或完整无缺的，但是却想使它得到所有理事国最大限度的支持。我们还有一份安理会亚非理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9696和Corr.1和2〕，该草案提交我们审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也听到了芬兰大使在他对我们发言时向我们提出的一套建议，我们对他说过的话非常重视。我们了解到，在适当时候，他就会向我们提交一份包含上述建议的决议草案。

112. 我们大家都曾专门注意了那三项建议。其中两项是以正式决议草案的形式提交给我们的。第三项尚未正式向我们提出，但是它所要包括的建议内容已经向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大家都一直是在这三项倡议的背景下考虑整个问题的。

113. 如我所说，我仅就程序问题发言。我强烈地认为，我们今天不应单就其中两项建议进行表决，我们应该再酌给一些时间，使第三项建议也能得到充分的考虑。事实是，英国代表管理国说话时，大家都同意它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权发言。我们希望同其他安理会理事国一道工作，以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意见。自议事一开始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再次肯定我们的观点，即这是应遵循的途径。因此，我要向安理会提出：正确的做法将是再给我们二十四小时，使我们在作出结论之前能够充分研究这些需要考虑的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看：如果我们赞成进行公正和充分的考虑，如果我们真正赞成努力寻求最大限度的一致意见，那末，对要求推迟这样短的一段时间也加以拒绝，就会违背安理会的传统，违背罗得西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当然也是有损于安理会多年来为自己所树立的声誉的。

114.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听取了原定要在安理会上作的全部发言。为此，我建议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可以一致同意，在我们试图作出任何结论之前，应该让我们自己有短短的一段时间以便进一步思考和磋商。作为享有优先权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我想请求等到，譬如说，在明天下午的一次会议上，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在三点钟开会，再进行表决。如有必要，我愿意就此提出一项正式提议，但是，我想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就这个我看是无可反对的建议进行磋商。

115. **主席：**美国代表也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116.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很能说服人的请求，就是把目前这两项决议草案推迟到明天再进行表决。我国代表团最热诚地支持这一要求。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座的代表今天进入会议厅时，都期望我们会就那两个决议草案的目前文本进行表决。然而，从一些代表间一直在进行的非正式讨论来看，现在出人意料地发现事情并不完全如此。似乎存在某种期望，即一些代表团对亚非文本所持的态度也许会随着某些段落的删除而改变。我想强调，就文本进行分段表决一事，并没有同我国代表团商量。而且，我国代表团还没有机会考虑，如果某些段落被删除的话将持什么立场。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都会承认，这样一个步骤将造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南罗得西亚的事态确实太严重了，如果未对问题给予应有的审议和思考，我们就不宜采取行动。在我所说的那种情况下，就有一份与原先提出的那份以及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那份决议草案实质上不同的决议草案。如果今天我们就针对这样一份决议草案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们就是没有尽到我们的力量。坦率地说，我自己得到的指示是不适用于这一意料之外的情况的。

117. 因此，我国代表团也希望至少能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以便对要求我们进行表决的任何关于提案的实质性修改或可能的修改加以考虑。因此我谨强烈促请安理会将表决推迟到明天进行，这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得到新的指示以应付这一意外情况的代表团是一种礼让，也是与类似情况下的习惯做法相吻合的。我特别请求亚非草案的提案国支持延期二十四小时这一合理要求。

118. **主席：**我想问一下，延期的要求是以对亚非草案将采取分段表决的做法为前提的，还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延期。

11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就我而言，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就进行表决，我们的表决就是在没有充分机会考虑面临的问题的所有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确信，为了安理会而且也是为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在我们就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表决之前，让自己有些时间去进一步磋商和思考，并且确实还要针对各种意外情况取得指示，这样做是较为可取的。

120. **主席：**请塞拉利昂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21.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们以极大的关心听取了今天下午以及过去几天在你主持下进行的辩论。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条，对所提出的程序问题是应由你作出决定的。

122. 我们也抱着同情的心理听取了卡拉登勋爵的建议。但是，我要代表提交第二个决议草案的亚非理事国声明，我们感到不能接受休会的建议。我们的立场已经表明，而且十分清楚。我重复一遍，我们并不想使联合王国代表为难，但是我们要提醒他，我们是在压力下才同意他在十一天前的星期五发言的，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不方便的。同样，我们现在不得不请他同意一点，即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今天下午就付诸表决。

123. 我们已经听了美国代表的发言。但是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审议这两项决议草案，而且已在协商过程中对它们进行了逐段讨论，因此我们觉得今天下午我们就应该对这一问题作出某种决定，我们并不感到这有任何失礼之处。我是代表提交第二个决议草案的五个理事国讲话的。

124. **主席：**请布隆迪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25.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本着与塞拉利昂大使相同的精神，我要代表三月十一日提交载于文件S/9696和Corr.1和2的决议草案的各亚非国家代表团说明，我们完全理解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所表达的看法。我们也知道，罗得西亚问题已在安理会审议了三

个星期。联合王国代表曾说世界必须得到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根据津巴布韦人民的利益行事，对此我要加以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也许不耐烦了，他们想得知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关系到他们命运的辩论的结果。因此，我们想要求进行表决，因为这一步骤是完全符合联合王国代表据以发起辩论的原定方针的。当时他声明英国代表团希望尽快地通过一项解决办法。因此我们认为，再度推迟表决等于不适当地拖长辩论，并且可能产生复杂情况，从而会使主席不能满足我们在几天以前就向他表达过的结束这一系列会议的热切愿望。

12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非常注意地听取了两种论点，有些人不希望今天就对已提交安理会的两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有些人则坚持今天就要进行表决。我们认为非洲国家代表提出的论点更有说服力。

127. 的确，我们大家都记得，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在第一五三〇次会议上，卡拉登勋爵是如何发出要求赶紧行动的激动呼吁的：时间紧迫，一个非法的叛逆政权已经建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去对付它。

128. 正如我们在那次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所说，非洲国家代表当时慨然考虑了卡拉登勋爵的愿望，同意召开一次会议听取他非说不可的意见。现在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弯。联合王国代表坚持要推迟表决。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

129.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是两项决议草案。他却谈论什么第三项决议草案，但是，并不曾正式提交出第三项决议草案。他请求给他二十四小时来研究第三项草案，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第三项草案。当第三项草案提交上来时，我们每位代表都有权请求得到二十四小时，以便对它进行研究并获得新的指示。因此，他的谈话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二十四小时来对我们现有的两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两项决议草案都是前些时候提交上来的。我们都已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两个草案的每一段，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号，每一个逗号。因此，我对美国代表的发言感到有点吃惊。从他所说的话来判断，看来他只得到笼统的指示，不晓得如何对各别段落进行投票。我不

明白怎么竟能有这样的事。如果你获有如何就整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的指示，那末你也会获有如何就文本的各个部分进行表决的指示。因此，那种说法也不是很有说服力的。

130.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决议草案会被提上来，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有的发言提到了一个芬兰决议草案；但是，明天也许会出现一个尼加拉瓜决议草案，或许一个波兰决议草案，或许一个新的塞拉利昂决议草案。还可能会有许许多多决议草案。到那时，根据议事规则，我们将有权要求给予二十四小时，用来研究各种文本并取得指示。但是在此时此刻，考虑到我们面前的两项决议草案是前些时候、是好几天前就提交上来的，我们已经有过对它们进行研究、向我们的政府报告有关情况以及得到指示的机会。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今天对这两项决议草案的表决推迟。

131. **主席**：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32.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认为不宜继续这一讨论了。我要强调指出，在那些想努力达成协议的人同那些决意不要达成协议的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因此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我想正式提议安理会休会到明天下午三点钟。

133. **主席**：安理会已经听取了关于这次会议休会的建议。根据规则，该提议对任何其他动议享有优先权。

134. 我请塞拉利昂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35.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我再次代表我的同事，只不过要说明我们反对休会。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取得协议或不取得协议的问题。这是一个取得协议和协议面大一些或小一些的问题，因为在两个决议草案中都有某些为大家所同意的建议。有些人觉得，协议应当向某个方面延伸，而另一些人则觉得，协议应当保留在某一限定的方面。我们看不出延长二十四小时对于改变现状会起什么作用。

136. **主席**：我请布隆迪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37.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希望大家能听我说一点。听了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以后，我不明白哪

种意见是多数，因为塞拉利昂代表提出的论点反映了五个代表团的看法，也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不错，联合王国代表提出了一个动议，并得到一个代表团的附议；因此，我们要请主席根据我刚才提到的事实加以裁定。

138. **主席**：实际上这些已不再是程序问题了，这是一般性辩论了。因此我们将对联合王国关于休会到明天的动议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芬兰、法国、尼加拉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布隆迪、尼泊尔、波兰、塞拉利昂、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弃权：哥伦比亚、西班牙。

表决结果是：六票赞成，七票反对，两票弃权。

由于没有得到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动议没有通过。

139.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这种相当特殊的情况下，我想再提一个建议。因为我希望大家确有以我认为当前情况有理由要求的一切严肃性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求连续传译，这一点我事先声明。

140. 我对安理会的这一决定深感遗憾。这当然是一个程序性的决定，但是我必须说，我认为它和我们用以正常指导我们行动的精神不相协调。我在安理会有过不少经验，我还能记得许多场合，理事国因为遇到重大问题难以作出决定，感到有正当理由要求会议延期。

141. 例如在我记忆中苏联代表就常这样做。本着指导安理会事务的礼貌和互让精神，那些要求几乎总是被接受的。

142. 我们之间有许多实质性的分歧，我们也试图假以时日尽最大努力予以解决；而为了这样做，我们在处理事情时尽力避免引起分歧、不满和怨愤。因此我必须说，我确实认为，一个旨在使安理会几个理事国有机会对一种新形势进行思考的要求，是正当的

要求。这并不只是有关决议草案的文本问题。正如塞拉利昂代表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决议草案的文本是早已熟悉了。就我们所知，在会议开始以后，一些我们没有参加的私下磋商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这业已引起一系列极为严重的和重要的新情况，我们当然希望得到我国政府对这种情况的进一步指示。

143. 对一个这样重大、重要和牵涉这样一种范围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绝不是一件可以轻率从事的事。对我们面临的某些困难，我们先前已有考虑，我在对决议草案发表意见时也作过说明。但是，正如大家都清楚的，决议草案到底如何写及其侧重平衡问题，对于一些代表团来说是各有各的考虑的：有些代表团可以投票赞成某一段而不赞成其他段落，或者相反。因此，在分段表决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144. 所以我们完全同意联合王国代表早些时候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明，在南罗得西亚现存的特殊情况下，他的政府不可能采取使用武力的办法。我们认为，他的话是令人信服的，而且认为如果采取任何这种行动，不会符合联合国或南罗得西亚人民，我说的当然是那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谁也无法充分预见到那种行动会有什么反响和后果。

145. 我在前几天〔第一五三三次会议〕发表的意见中提到，美国认为要参与安理会作出一项将会中断与南罗得西亚的邮政、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联系的决定，也是极为困难的。美国即使在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处于最坏的时期中，也没有采取过诸如断绝通讯联系这样的极端步骤。事实上，我们甚至和北朝鲜及北越都还保持通邮。我们并不觉得割断通讯和新闻报道的渠道是处理问题的适当办法，也不认为它会有助于解决问题。

146. 当然，由于索尔兹伯里的非法政权最近所采取的行动，我们确实关闭了我们在那里的总领事馆。我们在这样做时，感到这是一项必要的、适宜的和正当的行动。不过，我们这样做也曾有过某些犹豫。因为在罗得西亚有美国公民，他们需要得到领事和有关方面的帮助，他们需要和在美国的亲属保持通讯联系，我国政府也可能需要和他们进行联系。对于完全

割断同他们的联系这样的前景，我们觉得纵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很难赞同的。

147. 这两段，当然还有关于要对南非共和国和葡萄牙实行制裁的那些段落，派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觉得卡拉登勋爵也已经极有见解地提到了。没有一种全面的封锁，就很难想象任何这种措施能够行之有效。而对于这种封锁，我们认为，实际上卡拉登勋爵也同样认为，很难想象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国际社会会愿意予以支持并有效地加以贯彻。

148. 因此，如我所说，这个决议草案向我们提出了极为严肃的问题，并且要求得到最慎重的考虑。我们也是极为认真地对待它而不希望在处理过程中有任何轻率或仓促之处。

149. 最后，安理会的大多数一直不愿意答应延期二十四小时的要求，使我们深感遗憾。既然如此，我们就再一次呼吁，我们认为出于礼貌，也应当暂停会议半小时，以便起码能给大家那么一点时间对已造成的新局面进行思考。

150. **主席：**根据议事规则，美国代表提出了一个要求会议暂停半小时的提议。我看塞拉利昂代表是希望发言的，我请他发言。

151.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我认为我应该说，亚非代表团的立场是，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为时四年的辩论。去年，亚非小组在这个问题上礼貌地承认了挫败。我们同情美国在通讯问题上的立场和其他保留意见，我们也不能强迫联合国使用武力或采取财政上的自杀行为。我们对联合国不怀敌意。但是，我们，这些第二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强烈地认为，我们不当无限期地被南部非洲的区区几百万欧洲人敲诈勒索，据此我想提议对各决议草案立即进行表决。

152. **主席：**我们将继续讨论美国代表要求暂停会议的提议。

153.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我希望强调说明，我放弃要求连续传译的权利，以免不适当地拖延安全理事会的审议。我只想支持塞拉利昂代表的提议。

15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本来没有想到要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但是我在安理会服务了几年，我想要说，我从来没遇到过拒绝短时休会的要求。先是拒绝在一项重要表决之前给予思考问题和取得指示的时间的要求，继而又甚至拒绝象美国代表所提议的那样短暂的推迟，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事。我不大想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它，但是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礼貌和不负责的行为。

155. **主席：**我请叙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56.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会上提出了一个暂停会议的动议，也提出了一个不要暂停会议的动议。可否请主席裁决现在应当表决哪一个动议。

157. **主席：**我们来把规则读一读。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写道：

“下列动议按照排列次序的先后，对于与会议所讨论事项有关的一切主要动议和决议草案享有优先权：

“一、 暂停会议；”

读了议事规则，我认为要求暂停会议的动议优先于要求继续会议的动议，尽管前一动议提出在后。因此，既然叙利亚代表征询了我的意见，我就要说，要求暂停会议的动议享有优先权。不过，如果安理会的大多数希望进行磋商，我将遵从大家的愿望。

158. **奥尔特加·乌尔维纳先生(尼加拉瓜)：**我希望说明，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就美国代表所提出的如此短时间地暂停会议的要求来说，我们出于礼貌，同时也认为这绝不会影响、相反地也许还可能有利于大家审议的结果，所以我国代表团赞成按要求暂停会议半小时。

159. **恩卡马先生(赞比亚)：**首先我要说的是，为了协助主席从速处理工作，我国代表团并不想发言。联合王国的代表曾吁请安理会从速处理摆在它面前的议题。我们当时倾听了联合王国代表的那番呼吁，它是雄辩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是诚挚的。我相信我这样说是代表了全体同事们的看法的。

160. 今天下午，正如我的一些同事，即塞拉利

昂、布隆迪、苏联和叙利亚的代表所说，形势突然改变了。在安理会开始讨论时我们听得够多的速度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它不复成为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评论和意见的特点了。

161. 我不想做环境的牺牲品，也不想做我不想点名的一些事的牺牲品。早些时候，承主席通知安理会，关于安理会当前所审议的问题的辩论已经结束。我国代表团，我相信安理会的大多数代表团都欢迎这个结论，都欢迎主席的决定。不幸的是，刚才美国代表作了长篇发言，而且，不幸的是他竟然不愿惠予放弃连续传译的权利。他为什么那样做，我不准备问他了；我想他有权那样做。然而，我认为主席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不明白的是：在主席裁定辩论结束之后，为什么一个代表团被容许作长时间发言，而且恰似火上加油，还不放弃连续传译的权利呢？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对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的违犯。

162. 如我所说，我国代表团本不想发言。不是因为无言可发，我们有许多话要讲，我们有千言万语要对安理会讲。但是为了加快安理会的工作和协助主席执行任务，因为我们知道安理会主席的任务是不简单的，我们宁可保持沉默。当这里某些代表团对我们诸多非难，说我们无知、说我们幼稚的时候，我们一概不予理睬，因为我们是出于诚意行事的。

163. 现在，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我要断然拒绝联合王国代表不负责任的议论，说这里有些代表团不负责任。第一，我们要卡拉登勋爵知道我们不是小孩子。第二，我们要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代表联合王国的殖民地。第三，我们要他知道，我们远道而来是为了代表既尊重别人而又受到别人尊重的、独立的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

164. 我希望卡拉登勋爵今后别再擅自充当亚洲和非洲的家长、兄长——我是否该说是老大哥？——的角色。我们已成熟到足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了。我支持塞拉利昂、布隆迪、叙利亚、苏联的同事们所说的，而且我确信许多别的代表团内心也是支持的那些意见。

165.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为了不会在我发

言结束时忘记放弃连续传译的权利，我想我还是一开始就说明放弃为好。

166. 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让在辩论激烈的时刻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渲染和歪曲了这一场对一个严重问题的严肃讨论。不错，曾有人要求休会半小时，而我们小组认为不能同意。但在我们讨论了这种种问题之后，我想我们都是成熟的，都是礼让的，都是负责的。同时我想，在美国所要求的半小时中，我们已经给了它约二十分钟的时间了。

167. 为此，我是否可以再说一遍，我们要求安理会现在进行表决。

168.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不想多耽搁这次会议的时间。我赞赏塞拉利昂代表所作的明智友好的发言。我想花很少一点时间来评论一下赞比亚国务部长的发言。当碰上事情对我们方便时，我们都会急于推进会议进程。但另一方面，假如把会议进程推迟几天对我们方便的话，我们都愿意这样做。我只提醒他，我认为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首先是要求在三月二日或三日召开的。起初，为了方便我们的非洲各理事国，会议推迟到那一周的周末。接着，在该周星期五举行了一次短会之后，由于预期三位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届时能参加会议，会议又延到随后一周的星期二。我们乐于那样推迟会议以尽量给他们以方便。我们很高兴赞比亚国务部长果然来了。

169. 在那一个星期或十天的时间里，就我们所得的印象来说，事情似乎并不急迫得了不得。但是现在突然好象非火速行动不可，以至连再推迟半个钟头也不行。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我也充分准备进入表决。

170. 库瓦加先生(波兰)：我将在塞拉利昂大使片刻之前所谈到的那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上再加半分钟。我赞成立即对这些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不要求，我再说一遍，我不要求连续传译。

171.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我不要求连续传译。我只想就联合王国代表最后一次的发言讲两句话。改变例行程序有时确实是必要的。如果这种通常的局面在他看来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话，那么，全世界

也已极为震惊地看到一个没有先例的局面，那就是，好几百万本地居民已经成了二十万移民的牺牲品。此外，联合王国政府放弃它过去遵循的一条准则，即扼杀一个运动的准则，还从来没有过先例。在一个不仅侮辱津巴布韦人民而且也侮辱全人类的事件里，它也没有破过这个例。还有一个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在南罗得西亚造成的局势。因此，主席先生，我请你根据几个代表团的要求进行表决。

172. **主席：**安理会现在就美国代表提出的暂停会议半小时的提议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芬兰、法国、尼加拉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布隆迪、尼泊尔、波兰、塞拉利昂、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弃权：哥伦比亚、西班牙。

表决结果是：六票赞成，七票反对，二票弃权。

由于没有得到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提议没有通过。

173. **主席：**联合王国的代表和西班牙的代表请求就程序问题发言。首先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17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主席先生，可能有些误会。我在一些时候以前业已请求在表决第二个决议草案之前作简短发言。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我将得到许可发言？我是现在发言还是晚些时候发言呢？

175. **主席：**我注意到你已请求在表决第二个决议草案之前就你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176. 现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177. **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我国代表团也想在我们对第二个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前作一个简短发言。因此，我保留到那时发言的权利。

178.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我将首先把见于文件S/9676/Rev.1中的联合王国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179. 中国代表希望在表决前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180. **刘先生**(中国)：我希望对投票作简短的解释性发言。几乎不需要说明我们何以要投票赞成见于文件S/9676/Rev.1中的决议草案。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一致同意必须把非法的史密斯政权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也许这个做法本身还不足以推翻史密斯政权，但正如我在三月十三日〔第一五三三次会议〕发言中所谈到的，我国代表团并不低估这样的一种行动步骤在削弱该政权方面可能产生的作用。

181. 至于决议草案S/9696和Corr.1和Corr.2，主席先生，我想你会将其中一些段落进行单独表决。我国代表团大体上同意其宗旨，虽然我们对第5、8、9段不是没有保留意见的。安理会所有的理事国包括联合王国代表在内都同意，英国作为管理国，对南罗得西亚继续负有责任。在安理会过去的一些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有理由对英国政府在罗得西亚危机初期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否明智表示怀疑。然而，归根结底，关于该不该以武力平息叛乱，还是应由联合王国政府作最后决定。因为在任何军事行动中，联合王国政府毕竟必然是首当其冲的。

182. 联合国的各项目标年复一年未能取得真正进展这一事实，只能引起灰心丧气和焦躁不安。然而，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不必由于联合国最近没有能够使南罗得西亚实现种族正义和自决的事实而贬低已被实行的措施的长远价值。事实上几个国家最近作出关闭它们在索尔兹伯里领事馆的决定，只能看作是朝着通过对史密斯政权加强压力来反映安理会的意见这一正确方向所采取的步骤。

183. 基于这些考虑，假如把第5段单独付诸表决，我国代表团将弃权。

184. 第8和第9段是关于南非和葡萄牙的。我国代表团非常了解列入这两段的理由；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两个国家实行同对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一样的制裁，我们怀疑是否行得通。始终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联合国很可能会承担它目前力所不及的任务。因此，如果第8和第9段单独表决，我们也将投弃权票。

185. **主席：**现在我将决议草案 S/9676/Rev.1 交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尼加拉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布隆迪、哥伦比亚、芬兰、尼泊尔、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表决结果是：五票赞成，零票反对，十票弃权。

由于没有得到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186. **主席：**我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他想对他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187.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我代表提出第二个决议草案 [S/9696 和 Corr.1 和 2] 的亚非小组发言。我想一开始就说明，我们绝对地和强烈地反对叛逆首领伊恩·史密斯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我们不仅代表自己的代表团讲话，而且代表来自我们非洲统一组织的各位外交部长讲话。

188. 我们对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 [S/9676/Rev.1] 的表决之所以投弃权票，原因是我们认为它还不够。大多数外国领事馆已从索尔兹伯里撤走，这使联合王国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对那些已经这样做的国家，我想再次表示感谢。尽管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本身是多余的，然而很可以肯定它可能已经对局势产生了影响，为此，我们想再次表示赞赏。

189.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对于联合王国的代表卡拉登勋爵来说很重要。他已经不止一次把自己事业的成败系于此事。为此，我们对他本人很敬重，而且今后也将如此。然而，我们不相信联合王国就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只要在南罗得西亚叛逆政权的四月选举之前显示一下武力，仍然能够挽回局势，并且给该领土上的数百万非洲人和数以千计有头脑的和开明的欧洲人带来秩序和正义。我国代表团抱着尊重的态度认

为，联合王国政府方面的犹豫不决、易动感情、加上一种要避免流血的真挚愿望，三者交集在一起，使我们陷进了现在必须走出来的死胡同。

190. 那一小撮英国军队退役军官在南罗得西亚发动了一次军事暴动。由于他们的哗变和不忠，早就该把他们关进伦敦塔等候审讯和判刑了。可是现在却年复一年地还要我们通过决议草案，来回答他们那些傲慢和无理的言论。如果英国作为一个大国愿意同他们对话——在我看来，任何这样的对话只会鼓励该叛逆政权更加顽抗——那么，就不应该不断要求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我们来这样做了。

191. 伊恩·史密斯和他的同伙是靠打仗起家，靠用暴力压榨千百万非洲人来维持他们穷奢极侈的生活水平的。他们对政治科学的教科书和国际法理论一窍不通。遵照法律的决议，除非象制裁决议那样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否则对他们来说是作用甚微或毫无作用的。

192. 假如我们相信制裁能搞垮该政权，那么我们还会抱有较大的希望。但通过南非和葡管领土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那个漏洞，已使这变成一件毫无希望的事了。再过一些时候，制裁将有只成为使一些贸易国家和贸易团体感到恼火的根源的危险。因为，到现在它们本来是应该在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我重复一遍：非种族主义的——罗得西亚政府领导下的四百五十万人口，包括黑人与白人的市场上进行采购或供应所需的。

193. 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内容已包含在我们的决议草案里，并且在那里还同一些更积极、更有力的建议联结起来了。

194. 我们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已就这个决议草案进行广泛的协商并吸取了意见。我们宁愿提出我们的决议草案而不去支持联合王国那个较短的、被公认为不完全的决议草案。联合王国的决议草案有可能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关上大门或起推迟作用。

195. **主席：**现在我将布隆迪、尼泊尔、塞拉利昂、叙利亚和赞比亚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交付表决。这个决议草案载于文件 S/9696 和 Corr. 1 和 2。我想

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经过修改的决议草案第3段和第7段分别见于文件S/9696/Corr.2和文件S/9696/Corr.1。因此，我们将对决议草案的现有文本进行表决。

196. 西班牙、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已向我提出在表决前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的要求。

197. **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我的发言不限于对投票进行解释。我国代表团还想向即将进行表决的、载入文件S/9696和Corr.1和2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提出一项要求。我们要求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对第8段和第9段分别进行表决。

19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只想说明，这个决议草案里有一些条款是我国政府不能支持的。因此，我要说，如果有任何要求分段表决的提议——实际上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提议——我国代表团将在这些分段表决中弃权，因为按照这个决议草案的现有文本，我们不可能就其全文加以支持。

199.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只有要最严肃地加以考虑的问题，才会促使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即对这么重要的一个决议草案投反对票。美国坚定地支持对罗得西亚所实施的经济制裁；我们也准备赞成芬兰代表在早些时候的辩论中提出的关于共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当然，我们仍将在这个意义上继续探索一切可能性。

200. 但是，我们不能赞成含蓄地要求联合王国使用武力的决议草案。我们反复阐明过我们的观点，即武力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反对一个谴责联合王国不使用武力的决议草案。

201. 我们已经关闭了驻南罗得西亚的领事馆，这样已使我国在该国的公民得不到直接保护。我们这样做是相信我国公民起码还有可能同自己的国家以及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美国领事馆保持联系。我们现在不能同意不仅切断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通讯联系，而且要切断他们能够离开南罗得西亚的一切途径。在我们看来，第6段无异于不准在罗得西亚的美国公民同外部世界接触，这一点是我们不能赞成的。美国公民当中很多人在那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该国人口中的黑人多数的痛苦。上述行动不仅将对美国公民产

生严重的后果，而且我们既不认为这一行动是符合罗得西亚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也不认为它会对非法的少数人政权产生任何决定性的效果。

202. 因此，我们是极为不得已才采取这一步骤的。我们认为并且继续认为，如果在寻求共同点方面稍微加把劲，本来也许就不再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了。让我们不要现在就放弃寻求共同点的努力，而要下定决心，更加努力，一道来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关系极大，它迟早必须而且将会在符合受压迫多数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203. **主席**：我请塞拉利昂代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204.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我愿代表共同提案国声明如下，我们赞成西班牙代表提出的对第8段和第9段进行单独表决的要求。美国代表谈到了第5段。我们认为这一段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不谴责联合王国。我们注意到在这一点上持有象我们这样的强烈观点的还大有人在。我们对坚持拒绝使用武力去平息叛逆一事加以谴责。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什么和平的叛逆。每一次反叛都是用武力来实现的。根据我对物理学的研究，我觉得力只能用力来对付。

205. **主席**：西班牙代表要求对决议草案S/9696和Corr.1和2的第8和第9段进行单独表决。既然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这两段单独交付表决。我们先对第8段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布隆迪、尼泊尔、波兰、塞拉利昂、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加拉瓜、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八票弃权。

由于没有得到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第8段没有通过。

206. **主席**：现在我将第9段交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布隆迪、尼泊尔、波兰、塞拉利昂、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加拉瓜、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八票弃权。

由于没有得到九个理事国的赞成票，第9段没有通过。

207. 主席：在删去已被否决的这两段以后，现在我们对载在文件S/9696和Corr.1和2上的决议草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布隆迪、中国、尼泊尔、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加拉瓜。

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二票反对，四票弃权。

由于两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208. 主席：芬兰和联合王国的代表请求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首先我请芬兰代表发言。

209. 雅各布松先生(芬兰)：首先我要说明，我国代表团之所以赞成延期表决的要求，这不是因为我国代表团现在还没有做好表决的准备，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安理会如果要起一个严肃的谈判机构的作用，我们就应该对进一步磋商提供一切机会。

210. 然而，现在却进行了表决。由于两个草案都没有通过，我们正陷于这样一种局面，即除了对索尔兹伯里的史密斯先生有利外，对任何人不不利。它造成一种印象，即安理会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陷于分歧

而毫无解决希望，而且对非法政权的制裁政策正在失去支持。这样一种印象实际上会给人以错觉，因为正如很多理事国所说，在这件事上，在安理会内部目标是基本一致的。

211. 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不要在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中结束对该问题的审议，而应该努力商定一个会向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加强国际压力的行动方针，同时这也会使安理会内部恢复团结。

212. 上星期五，我国代表团非正式地向安理会理事国散发了一份决议草案，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这份草案也许能为商定这样一个行动方针提供基础。现在我谨通知安理会，我们希望正式提出这项决议草案[S/9709]。

213. 因为这项决议草案的文本已经在安理会所有代表团的手中几天了，我想没有必要去详细叙述它的内容，我将只提请大家注意它的一些关键之点。

214. 当然，决议草案将谴责非法宣告成立一个共和国，并且决定，各会员国应该不承认该非法政权或者不在该领土上留驻代表。

215. 它将吁请各会员国保证，对于非法政权的官员及/或机构所采取的任何行为一律不予承认。

216. 它将吁请各会员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防止拒不执行现行制裁。

217. 它将决定把宪章第四十一条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外交、领事、贸易、军事和其他关系——当然，第253(1968)号决议中的第3段(d)和第4段所规定的与人道主义目的有关的情况除外。它还将进一步决定，所有会员国都应停止它们可能仍然保持的交通运输工具同罗得西亚的往来。

218. 它将要求暂停南罗得西亚在专门机构中的任何成员或联系成员的资格，并且要求把南罗得西亚从一切国际和区域性组织中驱逐出去，以使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219. 它将使按照第253(1968)号决议成立的委员会发挥更积极更广泛的作用。

220. 最后，它将促请各会员国重新作出努力，

增加对赞比亚的援助，因为安理会可能决定采取的任何进一步措施所带来的负担，其最沉重的部分是要由赞比亚承受的。

221. 正如我早先所说，我们现在希望正式提出这个决议草案，并且希望安理会能够同意明天对它进行表决。

222.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要严肃地说，我对安理会今天晚上竟然仓促进行表决感到十分遗憾。我还要说，我认为今天晚上这样做是违背安理会的优良传统的。在耽搁了两个星期之后，对于休会二十四小时、甚至半个小时的要求都予以拒绝，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理事国连两周都不以为长，却斤斤计较这半个小时。我相信，我们今天做了有损于我们传统的事。我为我们被迫处于这样的境地而感到遗憾。

223. 然而我要说，对于塞拉利昂代表以安理会非洲和亚洲理事国的名义发言所作的重要表示，我代表我们大家感谢他今天所讲的话。他没有一次发言是不使我们辩论的水平得到提高的。我知道，他也认识到我没有一次发言是不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表示最大的敬意的。但是我想他也会同意，彼此在讲话时直言不讳、开诚布公、无所矫饰，这就是尊重的表示。他会宁愿这样做的，我也希望他能以这种方式对我讲话。

224. 我还要说，我曾极力希望永远没有必要在一个关于非洲的问题上代表我国投否决票。使我深感遗憾的是，一项故意作出的决定迫使我处于这种地位。那些决定今天强行表决的人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干的是什麼。密约已订，交易已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交易呢？这样做是为了谋求协议和为了寻求使我们得以一起前进的共同点吗？不是。这样做是为了努力寻求更有效的行动以对付非法政权吗？也不是。恰恰相反，正是明知今天所做的事不会导致任何结果，不会产生协议只会造成僵局，才这样干的。这不是建设性的前进步骤，而是起阻碍作用的行为。

225. 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刚刚听过芬兰代表的发言，我本来也许会想借此机会多说一些的。众所周知，芬兰代表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寻找一种能获得最广泛支持的会议进行方式。因此，我们一起前进采取有效

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这应该是我们的希望，并且，一开始我就说过，我们随时都准备和其他代表一道寻求最大限度的一致意见，以便能采取一致行动。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散会时，大家都决心毫不拖延地去寻求最大限度的一致意见、最快地作出决定和采取最有效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芬兰代表向我们提出的基础上着手这样做。

226. 恩卡马先生(赞比亚)：我感谢有此机会最后讲几句话。对所有对我们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的代表团，我表示诚挚的敬意。我指的是亚非决议草案。正如大家所见，它包含了一些建设性的成分，而且都是罗得西亚的管理国联合王国在能力和使用手段方面能够胜任的。我们赞扬那些支持我们的代表团，他们很乐意在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慷慨地支援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知道，他们支持的实际上不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他们支持的，不言而喻是全人类，特别是津巴布韦和全世界受压迫的、长期受苦难的人民。我毫不怀疑我这样说是表达了我的同事们的感情和看法的。

227. 不用说，我们今天已经揭露了管理国的漫不经心和伪善的态度。一九六五年以来，或者是一九二三年、自从白人少数在罗得西亚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之时以来，联合王国在罗得西亚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信义的维护者”。现在，我们第一次撕下了联合王国掩盖其对待五百万受压迫的黑人的真实意图和政策的假面具。今天下午，我们目睹联合王国，同时我应遗憾地说，也目睹了美利坚合众国行使其否决权的可悲场面。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今后，联合王国已放弃了它对罗得西亚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只能说，联合王国真丢脸，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代表卡拉登勋爵竟然还宣称同非洲及其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现在，我们看清了这个管理国的真面目了。

228. 斗争的非洲、新兴的非洲、坚定不移的非洲，它的外交部长们派我到这里来。我再一次代表他们，我的同事们，对于在这场围着这张会议桌进行的斗争中支持我们的所有代表团表示感谢。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出自他们理智和内心感情的支持，我们就不能进行这场辩论，也不能给这场斗争带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得非常清楚的结果。众所周知，这些代表团就是

波兰、尼泊尔、叙利亚、苏联和西班牙——更不用说来自塞拉利昂和布隆迪的我的兄弟们了。

229. 我们都记得，刚才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要求安理会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寻求一项解决罗得西亚危机的办法。这至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看来联合王国和美国的立场，无疑还有它们的盟国的立场，正好是同整个人类都支持的立场完全相反的——人类向英国人吹响了嘹亮的号角，要求结束罗得西亚的叛变。

230. 看来津巴布韦人民现在必须明确分清哪些是他们的朋友，哪些不是他们的朋友——简言之，是他们的敌人。除非联合王国和美国准备改变他们的态度，很显然，在有关津巴布韦问题的原则性和实质性问题上要取得一致意见，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根本谈不上的。

231. 最后我想谈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老调。那天我曾在安理会提到过。当时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发言说，自从单方面宣告独立以来的五年中，联合王国不断地呼吁和要求我们耐心、合情合理、保持冷静、等等、等等。我要问，正如我那天曾经问过的那样，现在不是该轮到我们不仅要求，而且也要呼吁联合王国和卡拉登勋爵理解我们的立场、重视我们的呼吁了吗？不是该轮到我们向这个管理国呼吁耐心、冷静、合情合理吗？对于今天下午象管理国联合王国一样行使了否决权的美国，我也要谈这同样的几句话。我就以这番话结束我的发言吧。

232.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发言。鉴于联合王国的代表在他最后的发言中，也就是说在他投否决票以后的发言中，有某些地方我们必须加以澄清，因而，我国代表团有必要发言。他竟放肆无礼地说了下面几句话，请原谅我用英语引述出来：

“为了寻求共同点，密约已订，交易已成。”

233. 我要向安理会声明，亚非国家代表团表现出了这样的耐性：昨天，当着安理会主席的面，这些亚非国家代表团向他发出了这种呼吁，并且出于礼貌，与可能在今天这个会议桌上要说的话不同，还为了保证得到最大程度的理解，我们用了他本国的语言同他说话，尽管那不是我们的正式语文。我要引述昨天我

在安理会主席的办公室里向他说的话。请再次原谅我用他本国的语言，我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发生的理解错误。我引述我昨天的原话：

“英国的决议草案所表达的所有意见全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决议草案中了，尽管英国提出的决议案并没有向我们的决议草案靠拢。为了寻求一项理想的解决办法，一个共同的会合点，让联合王国赞同我们的立场吧。”^④

在我引述了这些话以后，希望有人告诉我，我们在什么地方没有同意作必要的妥协。我当时曾补充说：“联合王国有权提出改进意见。”^④我现在也是逐字地引用了我自己的原话。联合王国的代表却说我们拒绝作任何妥协和不想进行磋商。我感到不得不在安理会上澄清这个问题。现在我要继续讨论刚刚进行过的表决。

234. 记得上星期五即三月十三日我曾说过，联合王国的行为是违背一切正常逻辑的，但是把自己的行为同它过去的所作所为弄得前后一致起来，正是联合王国政治手腕的微妙之处。不用说，由于玩弄花招乃是该国政府和代表的特征，联合王国的真实意图得以不时地被掩盖起来。但是在它投了否决票以后，这些真实意图也就一清二楚了。投否决票空前明晰地显示了联合王国的立场和它决心寻求一项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适当办法的性质。的确，联合王国的代表说过，他们不能派一支军队到罗得西亚去，在罗得西亚没有联合王国的军队，罗得西亚已经自治五十年了。那么我们要问联合王国，为什么它等待了五十年之久，而不抓住一切时机给予罗得西亚完全独立呢？

235. 这无异于我在星期五〔第一五三三次会议〕所说的，联合王国赞成这样一种进程，其目的是在南部非洲创办或建立一所希特勒门徒的培育所。联合王国今天晚上的立场又一次证实了几个代表团在今年和以前几年反复作过的预言。我们都知道，联合王国，特别是卡拉登勋爵曾多次向非洲各国代表团呼吁要讲求现实、要明智和有耐心。去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一四八〇次会议〕，就在安理会上，我曾说过，我们要问既明智在政治上又成熟的联合王国，最终的解决

^④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办法究竟是什么。当时我就说，那些被指控为缺乏现实态度的人相反地却是比较更现实的人，特别是在目前这件事上更是如此。这场联合王国所称的叛变正在把我们引向一条纯粹的死胡同里去。

236. 我们听到了一些显然不能符合正常逻辑的话。正常逻辑无法说明联合王国能向我们提出什么解决办法。

237. 在进行上述磋商期间，联合王国的代表曾告诉我们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必须避免宣布完全中断与南罗得西亚的交通和通讯联系，在那里还有传教士和其他无辜的公民。我们说，可以，我们同意，在牵涉到人道主义的考虑之处，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遭受牺牲。但是，当情况是必须在两种祸害中选择其一时，谁都会择其轻者。这正好就是昨天给予卡拉登勋爵的答复。现在，在这件事上，如果为了要能够找到一项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全体罗得西亚人民——黑人白人都一样——的最后解决办法，某些牺牲是必不可少的，较轻的祸害就是甚至要这些无辜的公民——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承受这种必不可少的牺牲。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推理。

238. 显然，向我们提出的辩解是超越最基本的常识的。请问，目的是什么？难道要五百万居民的利益去服从一小撮移民的利益吗？我指的是受联合王国保护的人。这就是我请安理会和每个人用常识加以判断的问题。

239.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说——以前我们已经提出过这个呼吁——联合王国的立场从短期看来可能未必是对移民有利的，而从长期看来这个立场却是损害移民的利益的。我们都希望不要看到发生这场致命的对抗。但是，紧随着联合王国正式拒绝对局势采取适当的补救办法，它是必然要发生的。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当将来发生这场对抗时，我们将再次要求联合王国不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去保护那些在罗得西亚的移民。那时这些移民就将单靠自己来同津巴布韦人民面对面地解决问题。而津巴布韦人民是用从国内或国外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武装起来的。今天联合王国必须向我们发表一项声明，并向我们庄严保证：如果明天津巴布韦人民成功地扭转了局势，它将不进行干涉。我们正式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要求就此得到答复。

240.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下午能干而公正地主持了我们的辩论。我愿代表来自非洲的各国代表团，代表我们的朋友和共同提案国尼泊尔和叙利亚，感谢所有今天下午支持了我们的国家；波兰和苏联，争取自由的伟大战士；西班牙，首先实行历史性的非殖民化的国家；以及中华民国，孔子智慧的继承者。

241. 虽然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我们遭到了挫败，但我们在良心上赢得了胜利。闸门被迫向非洲黑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汹涌波涛缓慢地但确定不移地打开。我们知道，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是不会想来否认我们的这一胜利的。

24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进行表决后，我觉得必须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是有关程序的正式意见。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在他们的几次发言和答辩中企图制造一种印象，即在安理会两项决议草案的表决过程中，出现了某种违背已经确立的传统的做法。他们措词激烈：什么制造障碍、阻挠议事、违背优良传统、史无前例、损害我们的传统，等等。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有人提议对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请求推迟表决，那是安理会每个理事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代表有权要求和坚持应当给我们每人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去研究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报请本国政府注意，作出适当的建议，并就对这项草案应采取的立场请求给予指示。

243. 但是当一个草案在一个星期前就已提交上来，并且已得到充裕的时间进行了透彻研究，任何借口需要二十四小时去对它加以研究而坚持延期表决的企图，就等于是制造障碍和破坏表决。对于这样一种立场只能作这样的描述。因此，当美国代表说这是有过先例的，说在联合国二十五年历史中，曾有过苏联代表团请求、要求并坚持延迟表决的例子，那是与事实不符的。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我们还从来没有要求对摆在面前已有七天的决议草案推迟表决的情况。

244. 我们对在讨论期间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坚持并要求推迟表决，倒是有过先例的。那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每个代表的权利。因此，引证上面那种先

例，并使之看来好象我们今天正在开创一种不尊重延期表决的要求的先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245. 按照安理会的惯例，我们都会毫无疑问地继续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在一次特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而提案国坚持要表决，那么，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代表都是有权请求、要求和坚持延期表决的。另一方面，如果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已有一段时间了，那就没有理由推迟表决了。安理会的大多数理事国今天拒绝接受这样一种动议是做得很对的。该项动议的目的是阻止一项表决。显而易见，安全理事会，或者至少是它的大多数理事国，是不能支持这项动议的。

246. 卡拉登勋爵说他从来没有陷于这样一种处境过，这倒是说明问题的。一点也不错，你是从未处于这种境地的，因为在联合国的整个历史中，你已习惯于控制和操纵表决机器。那时你并不需要使用否决权。你利用你那个机械多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强迫他们接受。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今天你已处于这样的境地，不得不在美国代表的支持下，使用了否决权。

247. 两位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使用了否决权，我倒想称之为在联合国存在的二十五年历史上真正史无前例的事情。这样，在联合国的史册上就写下了黑暗阴沉的一页。在这里，两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不顾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原则，投票反对一个决议草案，也就是说利用否决权去维护一个最不正义的事业——保护在南部非洲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政权。这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的真正立场和真实意图。

248. 我坚持认为，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表明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投票反对了一个正义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旨在保护五百万津巴布韦人民的尊严、人权和民族自由。这是全非洲所坚决主张和要求的。从本月份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非洲国家代表所提交的决议草案的措词、实质和内容来看，这是一清二楚的。而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却投

票反对这一正义的决议草案。他们采取那种立场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求助于一切可能玩弄的花招：阻碍议事进程、故意妨碍议案通过、以及不必要地和完全没有理由地用所有的工作语文进行连续传译——这种做法在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一致同意之下，早已不再使用了。但是他们处境困难，只好孤注一掷。这是联合国史上十分令人遗憾的一页，特别是事情发生在它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前夕。

249. 而且，人权委员会现正在开会。在那个委员会里，以色列的代表正在企图诽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所代表的是一个进行侵略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在它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侵犯了该地居民的基本人权，无视安全理事会关于要以色列武装部队撤出他们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决议。美国代表借口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正在支持以色列代表。而在安全理事会这里，美国的代表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却投票反对给予津巴布韦五百万人民以人的尊严、人权和自由，只不过因为他们是非洲人。

250. 这就是真相。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它，不能视而不见。说实在话，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发现自己在这样重大和严肃的问题上竟处于如此绝妙的孤立地位确是前所未有的。

251. 我不要求连续传译。

252.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只简单说几句。作为一个使用否决权达一百次以上的国家的代表，他作了在我看来是一种极为离奇的发言。如果没有搞错，这个国家上一次使用否决权是为了阻挠安理会对中欧一个小国遭到入侵采取行动。

25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能引用文件证明，苏联只有为了正义的目的才使用过否决权。我常说，没有苏联的否决权，帝国主义列强就不会接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入联合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蒙古。如果不是由于我们使用了否决权，这些国家就会仍然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样，被西方国家阻挠而不能参加联合国。由于西方大国采取各种行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被剥夺在联合国派驻一名观察员的权利。仅仅由于我们使用了否决权，才能使我已提到过名字的那些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254. 约斯特先生，我自己就举起这只手使用过否决权。我们在维护正义的事业、在维护那些受你们压迫和藐视的国家、受你们歧视的国家和被你们拒绝接纳进入联合国的国家的利益方面，使用过大约五十次否决权。你所提到的最近一次使用否决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止那些复仇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进入一个同我们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正如我对你的前任鲍尔先生说过那样，目的是阻止帝国主义国家干涉我们社会主义的事务。那就是我们使用否决权的原因；它是为正义目的而使用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免于遭受复仇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的祸害。

255. 主席：因为再没有其他人发言，作为主席，我想宣布一件事。

256. 首先，由于预见到这种结局，主席昨天曾冒昧地把早先提交的两个草案的部分提案国代表和今天散发的那个草案的提案国代表召集在一起，以期寻求某种安排和折衷办法，使我们能够取得一致，如果不是完全一致的话，至少也能近乎一致。主席认为，安全理事会就一个如此困难、如此棘手以至于危及和平的问题作出决议，要给决议以足够的力量，这种一致是必不可少的。

257. 不幸得很，昨天在主席办公室召集的会议开得比较迟，由于各方业已采取一定的立场，考虑到安理会中的各种力量将会形成的阵势，认为有必要把

这些意见提到今天的会议上研究。因此，我昨天冒昧地请提案国代表思想上抱着一种不计得失的态度等待在今天会上作出结论。不幸这次会议的结果太悲惨，以致难于用一种不计得失的态度来接受它了。

258. 无论如何，作为三月份的主席，我诚恳但坚决地请求安理会的各理事国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职责，让我们都尽一切可能按照芬兰代表所指出的途径去做。他曾提醒我们说，安理会是一个协商的场所，而不是反映全世界各种分歧意见的辩论大厅。

259. 本着这种协商精神，芬兰草案被提交了上来[S/9709]。我谨要求安理会的理事国不带先入之见地、虚怀若谷地去研究这一草案，以便决定是否能够在已计划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的会议上开始对草案文本进行讨论。当然，我们务必不要忘记今天的结果。因为正如塞拉利昂代表所非常明智地指出的，这个结果反映了一种法律方面的和一种道义方面的后果。我们必须斟酌这两个方面。因此，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即从法律上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使南罗得西亚非法政府非听联合国意见不可的多数。让我们努力去考虑一个象芬兰代表所建议的那种方案吧。

260. 基于这一理由，作为主席，我再次要求大家本着热诚的精神，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再次开会。

下午八时零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